

法國融合教育體系負荷瀕臨極限

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法國國民教育部高層常以讚揚「數量躍升」來談論身心障礙兒童的入學問題，因為入學曲線證明 2005 年所頒有關身心障礙人士機會權利與公民參與的平等法令帶來了長足進步，這也是「包容學校」(école inclusive，即融合身心障礙者與一般學生的學校)原則的來源。2004 年，被安置在「普通」環境中的身心障礙兒童數近 134,000 人；2022 年，人數超過了 436,000；自 2017 年馬克宏總統首次當選以來，提升了 35%。

然而，阿塔爾 (Gabriel Attal) 在 2024 年 1 月初離開教育部、升任總理之前，多次承認今後必須「向品質邁進」，這在教育工作者和各家庭協會聽來只是委婉說法，實際上在急迫警告教育體系的負荷「達到極限」。

一方面，學生家庭指出，許多就學的身心障礙學童並非全天在校，有些孩子甚至根本沒機會接受教育，教育部也不清楚後者的數量，新興協會希望包容學校 (Ambition école inclusive) 則估計約 20 萬人。另一方面，莫亞納 (Benjamin Moignard) 與德巴別 (Eric Debarbieux) 兩位教育學家在 2023 年 10 月發表了一份針對初等教育學校環境調查，其中提醒國民教育體系成員對包容學校確實已發出呼救。近四分之三的教職人員遇到的狀況「很頻繁」甚至「非常頻繁」，「嚴重紊亂」或「表現出行為障礙」的孩童人數是 2011 年的兩倍。

這導致少數派初等教育工會 Snudi-FO (成員包括一些小學校長和教師、學校心理師及身心障礙生陪伴員) 在 1 月 25 日號召罷工，抗議「系統性與強制性地」將身心障礙學生置於「普通環境」，這一口號激怒了許多協會，亦未被其他工會組織採納。不過所有教師代表都響應這股憂慮，因此 2 月 1 日跨工會罷工的動機之一是譴責「缺乏資源的包容學校」。

「教師們對於某些混亂狀況束手無策，尤其神經系統發育並不屬於教學技能範疇，這就成為工作痛苦的主要原因。」法國最大初等教育工會 SNUipp-FSU 代表達薇 (Guislaine David) 不安道，並強調教

職員健康和安全的舉報件數大增。她擔心日後「因缺乏資源而衍生的緊張」將滋長對包容教育原則的抗拒—2022年再征服黨(Reconquête)總統候選人澤穆爾(Eric Zemmour)就曾對此提出抨擊。

老師們早就表明缺乏身心障礙方面的資源。「沒有培訓，我們每年都得自己摸索。」在巴黎西郊伊夫林省(Yvelines)任教的卡洛琳(Caroline，本文提及的教師皆不希望透露姓氏)哀嘆，當地每個24人的小一學生班級中就有3位是身心障礙者。卡洛琳具有22年教學經驗，支持包容學校並贊成讓學生從小養成「對他人的同理心和理解」，但她也不隱藏對於「必須應付瑣事」的煩厭及「雙倍工作」帶來的疲憊，畢竟部分身心障礙學童需要「完全不同的對待方式」。

自2005年起實行的包容教育政策因而被認定為近二十年來教師工作條件後退的原因。勃艮第大學社會學教授賈希雅(Sandrine Garcia)指出：「必須透過減輕工作量來平衡，例如減少班級學生數、增加學校工作人員數，但實際情形並非如此。」

法國學校班級人數在歐洲國家仍居前位，特別是中等教育階段。「部分缺乏陪伴員的身心障礙生被安插在25至30人的中學班級中，對孩子和教師同仁們都像是不定時炸彈。」特殊教育專業教師尤安(Yoann)低聲道。

相關單位—從各省級身心障礙人士部門(MDPH)到各校班級—都承認包容教育體系無法滿足逐漸擴大的需求。「身心障礙人士證明的申請件數越來越多，但我們的資源從2005年來都沒有變化。」法國東部默茲省身心障礙部門主任胡思愛(Caroline Roussée)強調。近半數機構的文件處理時程拉長，超過了規定的四個月，結果是導致長期診斷延誤，推遲兒童、其家庭及教師應獲得的協助。

就算擁有身心障礙人士證明也不總能享有應得的重視。根據身心障礙的程度，孩童可能被轉介至社會醫療部門的專業機構如教育醫療院所(IME)，或其它安置機構如地方包容教育單位(ULIS)，後者其實是設在校內或「普通」班級中，且不一定有身心障礙生陪伴員(AESH)。只是這些專門機構的接待名額自2005年以來並無增減，教育醫療院所的候補名單已經排至數年後，至於地方包容教育單位雖大幅增設，但仍不足以容納所有轉介人數。

「這種堵塞會引發連鎖效應：教育醫療院所的候補兒童只好進入地方包容教育單位，造成後者人數爆滿。若孩童兩種機構都進不去，即便身心障礙情形嚴重，也只能在普通班級接受教育。」胡思愛解釋。進入普通班級的學童完全依賴身心障礙生陪伴員，這些陪伴員照護全國三分之二的身心障礙兒童，已然成為國民教育體系第二大職位與包容學校的支柱。

儘管如此，身心障礙生陪伴員的工作條件非常不穩定且「令人難以忍受」，招募十分困難，本就為數不多的陪伴員又只接受了幾十個小時的培訓就上陣，難以招架不同程度的身心障礙兒童。

若未能取得身心障礙人士證明或學校身心障礙陪伴員不足，學童就沒有陪伴員照護，「我們不得不獨立應付一個痛苦的孩子，他有時會打人、尖叫、逃跑、傷害自己或其他同學，」法國西部伊勒-維萊納省（Ille-et-Vilaine）一所小學的校長兼該省初等教育工會秘書瑪海（Emmanuelle Maray）敘述。當地已有兩所小學在第一學期因缺乏包容教育資源而舉行罷工，工會也向當地學區拉響社會警報。

「我們缺乏專業人員。」督學兼全國教育督學工會（SIEN-UNSA）秘書長胡馬納（Patrick Roumagnac）指出，並提醒自 2007 年以來困難學生協助專業網（Rased，國民教育轄下集結特殊教育專業教師和心理師的單位）教師人數已減少三分之一以上。即使在地方包容教育單位，被分配至身心障礙學生照護職位的教師當中有一分之二並未具備相關專業。「我們的需求增加，但相應單位的能力降低了，這樣是行不通的。」他譴責道。

各家庭協會和國民教育體系成員並沒有共同的解決方案，但是在反對派議員的參與下，他們一致同意重新思考包容教育政策與相關資源投入的「急迫性」。「我們必須整合條件，以使所有身心障礙兒童的受教權利在普通和特殊環境中都起作用，目前這兩種環境的條件都有所欠缺且不夠清晰。」全國最大心理障礙協會網路（Unapei）的艾愛努（Sonia Ahéhéinnou）概括道。

國民教育部正在思考下一步，但憲法委員會於 2023 年 12 月針對財政法案改革的審查後，政府持續在尋求如何落實馬克宏總統所承諾的「包容學校第二階段行動」（Acte II de l' école inclusive，指法國國

民教育部於 2023 年 9 月 18 日針對包容教育重啟之商議階段)。

撰稿人/譯稿人：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資料來源：2024 年 2 月 6 日 Le Monde 電子報

https://www.lemonde.fr/education/article/2024/02/06/ecole-inclusive-alertes-sur-un-systeme-qui-craque_6214976_1473685.html

